

李泽厚美学理论研究五十年

韩小龙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鉴于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往往融合在哲学、中国思想史研究之中,因而其美学思想显得颇为庞杂,运用文献分析法分析了李泽厚五十年的美学历程。分析认为,尽管其美学思想比较庞杂,但是主线比较清晰:以主体性实践哲学为骨架和灵魂,通过“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美是自由的形式”、“积淀说”等命题或范畴的论述建立自己的实践美学体系:李泽厚以马克思主义为支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家园,以康德和黑格尔为营养,构筑了他独具特色的美学理论形态。

关键词:李泽厚;美学体系;主体性;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9)04-0091-09

李泽厚是实践美学的拓荒者,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一系列有关“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美学论文而蜚声美学界;他中年从事康德哲学研究,建立了主体性哲学;他晚年致力于“情本体”的探讨,给予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以沉甸甸的人文关怀。笔者力图描述李先生学问之轮廓,希冀发扬光大之。

一、毁誉参半的实践美学

李泽厚作为实践美学的开拓者,其美学思想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自20世纪50年代李泽厚美学思想诞生之日起,学者对它的研究从未停止过,总起来说对其实践美学的评价基本上是毁誉参半。由于其美学思想具有得天独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一度 and 主流意识形态非常合拍,李泽厚实践美学思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文艺美学领域的主流话语形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是原实践哲学的延续和发展。他的美学思想往往融合在哲学、中国思想史研究之中。为了建

构自己的美学体系,他将很多思想融入自己的美学之中,因而其美学思想显得颇为庞杂。蔡仪认为,“关于李泽厚的美学思想,我过去写过一些批评文章,往往是从一个时期的言论,或只是就他一个方面的问题,提出意见,指明错误。因而我自己也感到不够全面或不透彻。这主要由于这位美学家的思想既有发展,而立论态度也有变化;加以他还要自创新词诸如所谓‘积淀’之类,却未能充分解释,因而意义模糊;又好发怪论如所谓‘自然的社会性’或‘感性中的理性’等,显然违反常识”^[1]。吉新宏认为,李泽厚美学理论的重要特色是多元化,他的美学理论是在康德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等多种理论资源调适基础上的创造结果^[2]。李泽厚以马克思主义为支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家园,以康德和黑格尔为营养,构筑了他独具特色的美学理论形态。对于李泽厚学术思想的这种“杂”的特点,有学者严厉地指出他“横揽心物,纵贯古今”,倾向于建立宏观的学术体系,但是“因贫多务得,难以周全兼顾,才形成诸多内部矛盾,极大地制约了实践美学的学术潜力”^[3]。尽管其美学思想比较庞杂,但是其主

收稿日期:2009-09-22

作者简介:韩小龙(1969-),男,安徽怀宁人,文学博士研究生。

线仍是比较清晰的:以主体性、实践哲学为骨架和灵魂,通过“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美是自由的形式”、“积淀说”等命题或范畴的论述来建立起自己的实践美学体系。

《李泽厚美学思想研究》是王生平撰写的最早的一本研究李泽厚美学思想的专著。该书认为,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总观点即“人化的自然”,它是其实践美学的核心和灵魂,这个观点表现在中国美学研究中则为“天人合一”^[4]。该书对李泽厚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梳理,思路虽比较清晰,但缺点是“述”多于“评”,缺乏有创见的评论;另外,它对李泽厚关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研究也比较简单,仅仅围绕“天人合一”论述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自然的人化”。阎国忠的《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一书用了不小的篇幅介绍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思想,是对李泽厚美学思想比较全面的研究。他认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思想依然是从主客二分的角度来研究审美活动,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古典美学的框架,但引发了人们对于古典美学的怀疑。他进而总结了李泽厚实践美学的五大学术贡献:第一,极大地推动了审美社会学的研究;第二,使美学超越认识论成为可能;第三,使“人”成为美学研究的最大课题;第四,使美学与实际问题的结合起来;第五,引发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兴趣。他指出,实践美学的“根本问题”在于用“实践”这个范畴难以解释审美现象——“审美从根本上说却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实践的问题”^[5]。另外,阎国忠等人的《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也抓住“自然的人化”这个核心命题对李泽厚的美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述评^[6]。汝信、王德胜主编的《美的历史: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一书也对李泽厚的美学思想进行了系统论述。该书指出李泽厚美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主体性”包含的群体与个体的两重性,造成了其美学体系深刻的内在紧张,而“积淀说”就是这种“紧张”所产生的结果。该书还讨论了李泽厚后期“情感本体”的转向问题,认为“情感本体”这个概念并没有从整体上改变他的体系,仅停留在“感性咏叹”而已。章辉的《实践美学:历史谱系与理论终结》从历史主义视角宏观地把握实践美学,借助前沿理论从宏观、微观、比较对照的视角把实践美学作为一个具有逻辑整体性和历史规定性的美学思潮,追溯实践美学的历史起源,清理实践美学的发展谱系,总结其基本观点和总体特征,并对实践美学的历史贡献和理论缺陷进行了评论^[7]。

面对实践美学这一美学学说,章辉认为必须询问这样一些问题:实践美学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其代表人物如何形成了继承与发展的谱系?其理论核心是什么?其思想来源有哪些?作为美学理论,实践美学具有怎么样的价值取向和阐释有效性?从前沿理论和其他参照系来看,实践美学有哪些缺陷?这些缺陷如何导致了其合法性的丧失?也就是说,从历史背景、基本观点、发展谱系、成败得失等方面去把握实践美学作为问题史所应有的内容。汪济生的《实践美学观解构:评李泽厚的〈美学四讲〉》是以专著的规模批评李泽厚的实践美学^[8]。相对于国内其他美学学派而言,逻辑性较强、结构较为完整可以说是李泽厚美学学说的显著特点。汪济生知难而进,从逻辑性的检视入手,对李泽厚美学学说进行了全流程的审视和解构。这部著作思维缜密而行文犀利,使人在司空见惯的那些思想资料后面发现了一个有创见的、甚至有学术颠覆性的意义世界。

二、众说纷纭的“主体性”

还有多部著作对李泽厚美学进行了研究。如夏中义的《新潮学案》、朱存明的《情感与启蒙:20世纪中国美学精神》、封孝伦的《二十世纪中国美学》、陈文忠的《美学领域中的中国学人》等书也涉及到李泽厚的美学思想^[9-12]。除了以上专著外,陈望衡的《实践美学体系的三重矛盾》、《李泽厚实践美学述评》等文章也对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思想进行了系统论述^[13-14]。陈望衡认为,在当前关于实践美学的讨论中,持批评观点的人士认为实践美学“残留理性主义印记”,过多地强调实践的物质性和群体性,有“决定论”、“现实化”倾向,而不同意这种批评的学者从李泽厚的著作中找出强调感性、心理本体、个体及偶然的言论,否定上述的批评。而陈望衡认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中有关上述2个方面的言论都能找到,各据一方的相互批评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重要的是李泽厚美学(及其哲学)的体系。如果不是执著于个别文字,而是从体系上去考察,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李泽厚的美学确有某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陈望衡的论文就“工具与心理”、“群体与个体”、“理性与感性”等方面略加论述。他抓住人的本质和实践的关系、“自然的人化”与美的本质两大问题概述了李泽厚实践美学的核心内容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实践美学的贡献作了积极的评价。孙宗胜、吉新宏以《“人”的历程:论李泽厚美学》为题论

述李泽厚美学。他们认为,李泽厚的美学历程是一个“人”的历程,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同时代的“人”进行展现和思考的历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是社会的人和实践的“人”;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人”是实践的“人”和主体的“人”;80年代中期以后,从“新感性”的“人”到“情感本体”的“人”^[15]。李泽厚凭借自己的理论个性回答了时代的基本问题,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美学关怀。

徐碧辉等在《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一文中认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时期^[16]: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期为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发展、完善时期;80年代后期至今为深入时期。李泽厚对实践美学的主要概念和命题,如“主体性”、“积淀”、“自然的人化”、“内在自然的人化”、“新感性”、“人的自然化”等进行梳理及对实践美学的形成、发展和深化过程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学术理论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研究多了一个视角——一个现代美学学术史的视角。李泽厚对美学的研究从来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形而上的纯粹思辨,他的所有问题都植根于现实生活,并力图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甚至整个人类、为每个个体幸福生活寻找出一个方向。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不仅从美学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命题和学说,而且对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产生了重要作用,必将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从人类主体性到个性主体性:论李泽厚实践美学的主体性观念》一文认为,“主体性”概念曾经是中国新时期思想文化界最前卫、最具有先锋性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曾经凝聚和表达了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化的渴求,对“文革”时期泯灭人性、压制个性的控诉,以及对一种更为理性、人性化的思想文化的追求^[17]。然而,随着当代解构主义思潮的引进,这一曾经是最为先锋性的概念遭到质疑。不过,人们在批判主体性思想时,实际上对它的内涵并未作深究。而事实上,它的内涵远为复杂,它的积极意义也远未穷尽。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恰好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哲学。詹艾斌也认为,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的提出是“后文革”时期一种重要的思想现象。如同康德、马克思晚年的学术旨趣一样,李泽厚也关注“人是什么”的问题。阐释者需要从李泽厚哲学的思想渊源和根本的学术立场出发来理解其“主体性”学说^[18]。对人的“主体性”的当下建构

而言,李泽厚的“主体性”学说无疑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思想遗产。

三、令人费解的“情本体”

关于“情本体”问题,也是李泽厚美学思想中倍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徐碧辉在《情本体:实践美学的个体性生存论维度》一文中认为,自马克思开始,哲学已从认识论转向实践论,此后又转向生存论。哲学的作用不在于探讨世界的本质,而在于探讨人生和命运问题^[19],即从“人活着”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向“人为什么活”、“活得怎样”延伸。“人活着”是哲学的出发点;“为什么活”涉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是伦理学问题;而“活得怎样”则是美学问题。哲学的追问最后走向了美学,而历史的发展同样走向了美学。发掘工具本体的诗情画意,实现自由而诗意的生存成为历史向今天的人们提出的现实任务。在工具本体所造成的物质力量之外,建设一种价值论、意义论的人生本体,已成为当务之急。这种人生本体在信仰崩塌、道德形而上学同样归于失败的当今之世,只能是对人的普泛之爱和对自然的感恩、敬畏、尊敬与欣赏。程薇在其硕士论文《试论李泽厚情感本体论的成因及意义》中认为,李泽厚提出的“情感本体论”是其整个实践美学思想发展的归宿,标志其学术重心的转移,意味着实践被搁置起来,转而关注于个体、感性、生命、心理、情感,即由工具本体转向心理本体^[20]。程薇认为,李泽厚的“情感本体论”大体上包括4个方面的原因。内部成因包括:(1)对早期“美感矛盾二重性”的承续,情感在形象思维 and 美感中逐步突出的地位;(2)文化心理结构中审美的核心作用;(3)主体性实践哲学体系的内部矛盾。外部成因是对刘晓波批判的回应。宋妍在《对李泽厚“人的自然化”与“情本体”的质疑》一文中指出,“情本体”是独立的,这样就必然与“积淀说”形成矛盾,而李泽厚也确实想在实践本体之外做文章,强调情感的个体性和自由性,以弥补实践本体之不足。但是,这样一来很难想象两者如何能够协调与统一。要么只能舍“积淀说”,要么只能舍“情本体”说,虽然李泽厚说这种调和与统一是可能的,但逻辑的要求不能支持他。张晓静在《试论李泽厚实践美学的情本体悖论》中指出,李泽厚建立在人类本体论哲学基础上的实践美学与生理感受的同构完全脱离,是建立在人的文化心理本体、新感性(情感本体)基础上的审美同构,在理论上建立

了一个独立完整的文化美学体系。落实到现实的审美发生中,它却论及了个体生理快感基础上形成的感官审美,在现实的审美发生中突破实践形成的文化审美体系,为个体感官审美留下余地。个体感官审美的提出与文化美学体系对感官审美的消解之间必然产生冲突,要保持其文化美学体系的完整就必须否定个体感官刺激引发的感官审美,而引入个体感官审美必然打破其文化审美的完整,这是李泽厚实践美学不可解决的“情本体”悖论。

四、难解难分的“实践”内涵

薛富兴是对李泽厚关注比较多的一位学者,他写了一系列关于李泽厚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文章,主要有:《李泽厚前期实践美学的基本理路》、《新康德主义: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要素分析》、《李泽厚实践美学的特征与地位》、《李泽厚后期实践美学的内在矛盾》、《李泽厚实践美学的学术前景》、《李泽厚后期实践美学的基本理路》等。他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李泽厚20世纪70~90年代(他称之为李泽厚实践美学的后期)的美学思想存在着“群体理性与个体感性”、“工具本体与心理本体”、“哲学与美学”、“论与史”⁴对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李泽厚美学采取的是人类学视野,这种视野固有的“群体理性”、“工具本体论”立场制约着心理本体论的发展^[3,21-25]。以上是对李泽厚美学思想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零散文章对李泽厚美学思想中的命题或范畴进行了研究。据统计,1957年以来,关于李泽厚美学思想研究的文章在百篇以上,这些文章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实践”、“积淀说”等范畴或命题的研究上。

“实践”是李泽厚美学思想中的基本范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李泽厚将其引入美学研究中。他开创并作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美学学派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被世人称为“实践美学”学派。他牢牢地抓住“制造、使用物质工具”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的重要特征,认为人类的审美活动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对此,丛英奇通过比较李泽厚和朱光潜在“实践”观点上的分歧,指出李泽厚的实践论“不仅与机械唯物论划清了理论界限,也与企图‘用主观吞掉客观’的所谓‘实践’观点拉开了距离”^[26]。将“实践”范畴引入美学研究,人们认为它实现了对长期统治中国美学界的反映论的超越。如陈炎在《再论“积淀说”与“突破说”:兼答

朱立元、陈引驰先生》一文中便认为,李泽厚初期美学思想的贡献在于提出实践论,从而找到了思维与存在得以统一的中介环节^[27]。杨春时也指出,实践美学以一元论取代传统哲学和美学的主客对立的二元结构,为“解决美的主客体性问题铺平了道路”^[28]。张玉能在《实践美学的价值论维度》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中实践价值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构成了实践美学的价值论维度^[29]。从实践价值论研究美学,不仅是世界哲学和美学的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而且使实践美学研究可以克服自然本体论美学和认识论美学的客体主义、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偏颇,还可以在实践基点上统一利、真、善、美,使实践美学成为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主要途径。朱立元在实践美学领域中引进存在主义哲学的存在论思想,主张用“存在论”合理地改造“决定论”。《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实践美学突破之途初探》一文认为,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框架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当代美学取得进一步突破性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30]。西方美学发展历程也告诉我们,必须突破以求知为目标的认识论美学的束缚,中国美学才能有多方面的创新与发展。朱立元认为,跳出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坚持美是生成的而不是现成的观点,以审美活动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把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把广义的美作为一种人生境界,从而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可能是克服当前中国美学发展瓶颈的一个有益尝试。对于“实践”这个范畴的局限,人们大多认为它作为美学研究的起点过于宽泛。如张法这样提出质疑:“审美是实践活动,什么又不是实践活动呢?”^[31]李志宏对这个问题也有类似的看法:“说美的本质和根源是实践,可以说是指出了美与社会中其他一些事物如道德伦理等所共有的一般来源过程。这一点并不错,但是,产生于形成于实践之中,不等于说它们的本质是实践”^[32]。所以,胡义成认为,要回答什么是美的问题,就离不开回答什么是实践的问题^[33]。在中国当前争议各方,不管是否自觉地承认自己的美论是以实践论为根基,都在有意无意地表露着自己对什么是实践的理解和阐述。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当前美论争议中各方理论的正确与否、深刻与否,均与其对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理解与阐释的正确与否成正比例。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美论总是与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实践观联系在一起的;错误的或含有错误的美论都是这样

那样地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理解和阐释存在片面性乃至存在错误看法的结果。

五、中气不足的“积淀说”

“积淀说”是李泽厚美学思想中引来争论最多的话题。这个学说是为了沟通主体性结构中社会与心理以及人类群体和个体身心而提出的。“积淀”即“自然的人化”的过程,李泽厚用它来解释美感的来源。20世纪80年代后期,刘晓波激烈地抨击“积淀说”,认为审美的意义在于个性的张扬,在于对“积淀”的突破,如果没有来自感性生命力的冲击,长期的“积淀”就会形成“无意识心理板结层”,使人失去活力,成为理性法则控制下的机器。他针锋相对地提出“突破说”来质疑李泽厚的“积淀说”。1993年,《学术月刊》发表了陈炎《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一文,对“积淀说”和“突破说”进行了辩证分析,指出“积淀说”过多强调历史继承而轻视现实的创造,而“突破说”则反之,2种学说都有些极端。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学界不小的反响,朱立元、邱明正等学者都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朱立元在《对“积淀说”之再认识》一文中提出与陈炎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从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整体发展来看,其“积淀说”中已经包含个体突破的内容^[34]。对此,陈炎又写了《再论“积淀说”与“突破说”:兼答朱立元、陈引驰先生》一文作为应答^[27]。

曹俊峰认为,李泽厚提出的“积淀说”被某些人认为是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研究的唯一有价值的成果,但深入研究即可发现,“积淀说”在理论上根据不足^[35]。何谓“积淀”?据李泽厚说,“积淀”这个词是他受了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的启发而创造出来的。他给的最基本的解释是:“所谓‘积淀’,正是指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产生了人性——即人类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亦即从哲学讲的‘心理本体’,即人类(历史总体)的积淀为个体的,理性的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的积淀为自然的,原来是动物性的感官人化了,自然的心理结构和素质化成为人类性的东西”。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积淀”指的是人性产生的过程,“积淀”的意思不过是“产生”而已。因此,没有必要创造“积淀”这个新词。李泽厚使用“积淀”这个新词有他自己的用意:一是溶化、渗入。《美的历程》第一章里谈到新石器时代陶器纹饰中几何线的意味时说“内容(意义)已积淀(溶化)在其中”等等。二是吸收、集中和积累。

如李泽厚说:“如艺术作品中的时空感、节奏感等等,便仍然有这个从社会实践中和生活吸取、集中和积累的原始积淀问题”。这里的“积淀”是“反映”与“呈现”的意思。三是同构对应,这个词来源于格式塔心理学。李泽厚直接把它引入生产实践活动,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他说的外物的特征与人类的心理结构之间可能存在对应,但那是学习、训练、劳动、接受传统、范型认同的结果,是主客体之间后天建立起来的效应关系,不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四是建构、构造。广义的积淀是建构一般的心理模式,狭义的积淀是建构审美的心理情感。显然,直接用“建构”一词会更清楚、更切实,“积淀”反而显得空泛、玄虚。魏之桢撰文指出,李泽厚写文章常有自夸之意,说自己如何地有先见之明^[36]。在谈到“积淀说”时讲,他在1956年提出的“美感两重性”(“社会功利性”和“个人直觉性”),“也正是指这种积淀的审美心理结构”。从那时起,他就一直认为要研究这种“心理结构”,后来他造了“积淀”这个词,这就不免给人如下印象:似乎他在20世纪50年代已有了这个意思,后来不过以“积淀”一词作了表达而已。这已经有论者把“积淀说”的建立作为20世纪50年代那场美学大讨论的主要成果了。但这恐怕未必真的是这样。

六、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

除了专门研究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文章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行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许多文章涉及到李泽厚的美学思想,从中可以看出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持续影响。对此,陈炎撰文指出,作为20世纪50年代留给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遗产,“实践美学”在20世纪90年代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挑战,以至于形成了4种不同的意见^[37]:第一种意见认为,“实践美学”存在着所谓“注重群体而忽视个体”、“注重理性而忽视感性”、“注重历史的沿袭而忽视文化的突破”等一系列原则问题;第二种意见认为,实践美学存在着整体超越的可能性;持第三种意见的学者认为,实践美学命题本身即缺乏分析哲学的严格批判,因而是所谓过时了的“伪命题”。最多的是持第四种意见的人,他们认为实践美学有着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可称之为“改造实践美学”。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实践美学确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其价值和前景必须通过重要的修正与改

造而重新获得。如阎国忠认为,实践美学是国内处于主流地位的美学,也是国际学术界发生影响的美学,但它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特别在哲学本体论、实践概念、人与人的本质力量、自然人化与美的本质、美的形式与美的内容、美的规律与审美活动的起源、自然美的地位与意义、艺术与美、美与自由、美学学科的性质等问题的阐释上存在许多纰漏,需要商榷^[38]。实践美学是开放性而非封闭性的美学,其主要代表都在努力修正和完善自己。

围绕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亦称《巴黎手稿》)与实践美学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也是李泽厚美学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褒贬不一。美的本质是一个争论了两千多年的难题,而这个难题的焦点又是自然美的问题。为了解开什么是美特别是自然美之谜,国内外一些美学家运用马克思早期谈到的“人化的自然”理论,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推动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但是杨安崙、黄治正认为,“人化的自然”理论不能解决美的本质问题^[39]。关于美的规律的争论也一直未停止过。应必诚认为,当前就《巴黎手稿》美学思想讨论中提出的所谓“内在尺度”只能是主体人的“内在尺度”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叫做“客体所固有的”社会规律、美的规律,把美的规律和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主观地区分开来的做法不符合马克思的美学精神^[40]。李立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巴黎手稿》美学论争主要围绕内在尺度、美的规律、审美价值属性以及相关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展开^[41]。对此,李立的《问题与意义:近年来有关〈巴黎手稿〉美学论争述评》就该论争作一简要述评,并指出其积极意义与存在的问题。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在当代多元价值观的氛围中遭遇挑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作为后实践美学的发起人之一的杨春时在《走向后实践美学》一书中认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经历了“文革”前的前实践美学阶段、新时期的实践美学阶段和后新时期的后实践美学阶段^[42]。后实践美学是中国美学超越实践美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当代美学刚刚起步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解放前传入中国的西方美学与后来传入中国的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发生碰撞,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批判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为起因的美学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崛起了2个主要学派:一个是以蔡仪为代表的“自然派”(主张

美是客观的自然属性,审美是其反映);另一个是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社会派”(主张美是客观的社会属性,美是人创造的)。这个时期美学研究还集中在美的主客观属性问题上,各派均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自然派”与“社会派”也势均力敌,尚未形成主流学派。但是,这场论争为以后的美学发展建构了基本的格局:李泽厚一派已经具有了实践美学思想的萌芽,在新时期发展成为完整的实践美学体系;蔡仪一派的“自然属性”说也在新时期发展为反映论美学体系。20世纪80年代美学的大发展是以实践美学兴起并成为主流学派为标志。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新翻译出版,使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迅速兴起,并对苏联传入的现行哲学体系构成重大冲击。李泽厚代表的“社会派”找到了实践哲学这个坚实的哲学基础,突出并发展了美学思想中的实践观,从而形成了较完整的实践美学体系。蔡仪一派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突出了反映论原则,建立了更系统化的反映论美学。在2种美学思想的论争中,实践美学具有无可争议的理论优势,因而成为普遍接受的美学理论。对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主流学派实践美学发起了批判,引发了一场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激烈论争。这场论争涉及面广,几乎所有的重要美学家都卷入了;而且这场论争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至今还在深入。在论争中,不仅形成了新的学派后实践美学,也促使实践美学自身进行了反省和革新,包括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如李泽厚等对实践美学的发展,也包括实践美学内部的分化而产生的新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自身也在论争中得到深化,不仅坚持了审美超越性,而且确立了主体间性的美学观,这就击中了实践美学的另一个要害——主体性,也使后实践美学找到了坚实的哲学基点,从而与现代美学接轨。因此,可以说,这场论争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改变了中国当代美学的格局。中国美学由一派独大到多元并存,这是历史进步、学术繁荣的表现。

七、对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总评

对于李泽厚一生的学术思想的综合性评价,许多论文和专著都有所涉及。如韩德民认为,李泽厚的学术探索,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美学的发展产生了应予充分估计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在于对具体学术问题的新意的阐发,而在于他作为哲学家的宏观视野在美学学科建构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43]。

20世纪50年代,他率先将“自然人化”命题引入美学研究,肯定实践对审美主体和对象的本体地位,推动美学大讨论超越了心—物外在对立的反映论模式。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通过研究康德建立了“主体性实践哲学”,其中对使用、制造工具的物质性实践作为社会存在本体地位的强调,对历史唯物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地位的正面肯定,具有双重的进步意义,那就是强调实践的主体性有助于消解“斗争哲学”的影响。“主体性实践哲学”对主体性的个体内涵的领悟,使其所谓“社会”、“实践”等范畴透出特殊活力。这种领悟与其立足于整体性理论视角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但这种紧张对年轻一代的个性解放及后实践美学的问世,都产生过有效的刺激。20世纪80年代末,李泽厚推出“情感本体”的概念,反映出他追踪时代潮流的努力,但没有带动其既有体系的整体嬗变,又没有成为新的理论建构的阐释起点,基本停留在感性咏叹的层面,对当代学术文化也没有形成值得重视的影响。彭富春指出,中国当代思想始终试图通过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建立中国现代性的思想^[44]。李泽厚的最新探索(包括哲学与美学)就是这种尝试之一。他的思想大致分为2个方面,即追问工具本体的人类学本体论和思考情感本体的文化心理结构说。他将这两者命名为儒家马克思主义。也有人批评李泽厚美学思想缺少原创性,宋传东认为,李泽厚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其美学、哲学基础的转换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细究李泽厚具体的美学文本,其美学历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的反映论美学、20世纪60年代的实践论美学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李泽厚具有按照自己的理论设想整合中西文化、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能力和魅力,但在具体的理论话语和理论体系上缺少原创性^[45]。

也有一篇硕士论文涉及到对李泽厚一生的学术思想评价问题。施依秀认为,李泽厚是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他一直辛勤耕耘在哲学、美学和思想史领域。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他几乎每部论著都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对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影响很大^[46]。该论文在深入理解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基础上,抓取其学术思想脉络中最具代表性、引起过一系列论争的核心命题,进而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初步探索性分析、阐释和评述。第一,着重阐释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的基本原理,尤其是“主体性”、“实践”、“自然的人化”、“积淀”等命题。

第二,着重剖析了李泽厚的若干文化哲学命题,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引起过广泛关注的命题,如“西体中用”、“转换性创造”,以及针对传统的现代化的时代要求而提出的“儒学四期说”。第三,从20世纪80年代学术思潮的论争中对李泽厚思想的价值和影响做出了横向的审视,分别列出刘再复、刘晓波、刘小枫3位与李泽厚思想密切相关并共同参与了思想论争的人物。第四,揭示出李泽厚在中国当代思想中的位置,透视出中国当代思想的基本话题,以及提出李泽厚的中国现代化思路、李泽厚学术转向的启示和李泽厚思想的时代性等结论。

关于美学的研究对象及学科性质,至今仍是学术界悬而未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张天曦认为,深入总结20世纪国内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新世纪之初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其中李泽厚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47]。他认为,在学术多元化的今天,寻觅一个统一的美学定义是没有意义的。但美学具有哲学性质,是对“人生之诗”的解读,也是它最重要的品格和最重要的规定性。这一看法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价值。关于艺术的本质,张天曦等认为,李泽厚在其前期和后期的美学论著中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大致说来,他主要经过了把艺术看成是反映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到提出艺术不只是认识,再到最后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本体物态化的对应物这样3个不同的思想阶段^[48]。对于李泽厚美学与美育问题,韩德民认为,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向“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转换的努力,决定了心灵塑造和人格培育问题在李泽厚实践美学中的地位。李泽厚从“悦耳悦目”、“悦心悦意”和“悦志悦神”3个层次具体探讨了审美经验影响及于心性结构的过程和方式。在肯定审美教育对心理建构可能发挥作用的同时,李泽厚坚持教育及相关精神文化现象在哲学本体论层面的从属性质。从积极方面说,李泽厚以“建立主体性”为职志的审美教育理念,具有20世纪90年代中国素质教育改革之先声的意义;从消极方面说,他的这种教育理念也不自觉地承袭了康德以来西方思想中人类中心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局限性^[49]。

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发展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作为中国当代影响最大的美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集聚了众多学术名家的关注。晚年的李泽厚仍然没有停止思考:儒学传统是否已经终结?传统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如何?传统儒学应该做出何种努力以开创新的局面?石义斌试图作一分梳和比

较^[50]。夏中义、赵思运在他们的《思想家的凸显与淡出:略论李泽厚新时期学思历程》中,对李泽厚晚年的学术思想做了中肯的评价^[51]。他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就在哲学、美学及中国思想史三大领域里以其深厚学养应对了时代呼唤,扮演了思想大师的角色,“凸显”其思想家的形象;20世纪90年代他经历了从“告别革命—倡导改良—不谈启蒙—不谈政治”的精神演化,由于无力生产新的思想来呼应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语境的精神亟需而逐渐“淡出”思想界。1994年他所以断言20世纪90年代“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可能与他的角色自期及其未能理解人文学者的角色自觉所蕴涵的价值有关。

八、结 语

这篇综述仅是对李泽厚美学思想的重要研究成果进行了一番梳理与归纳。然而,李泽厚是当代学术大师,其造诣之深、视野之宏,令人叹为观止。但凭借一颗“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心,一定能将李泽厚美学思想研究引向一片崭新的领域、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将李泽厚的美学思想进一步地发扬光大。李泽厚不但是做学问者,而且是做思想家,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上,能看出他对历史与传统的厚重期盼,对国家与民族的热切关怀。李泽厚哲学与美学思想的精髓是典型的学以致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利用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开拓新时代与新社会的哲学,能够引领时代的思想潮流。这是一个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李泽厚哲学与美学的最大优点是他从不闭门造车,他的治学方式非常灵活,他自己说他与邓小平的思想总是不谋而合,虽略有自我溢美之辞,但也有几分道理。尽管李泽厚的哲学与美学思想中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体系不够完整,瞻前难以顾后,然而能够“我心写我手”,仅此一点足矣!

参考文献:

- [1] 蔡 仪. 评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实质及其特点[J]. 文学评论,1990(5):39-46,75.
- [2] 吉新宏. 多元调适:李泽厚美学的理论性格[J]. 宁夏社会科学,2004,23(3):90-95.
- [3] 薛富兴. 李泽厚后期实践美学的内在矛盾[J]. 求是学刊,2003,30(2):97-103.
- [4] 王生平. 李泽厚美学思想研究[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 [5] 阎国忠. 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 [6] 阎国忠,徐 辉,张玉安,等. 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 [7] 章 辉. 实践美学:历史谱系与理论终结[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8] 汪济生. 实践美学观解构:评李泽厚的《美学四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9] 夏中义. 新潮学案[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 [10] 朱存明. 情感与启蒙:20世纪中国美学精神[M].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
- [11] 封孝伦. 二十世纪中国美学[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12] 陈文忠. 美学领域中的中国学人[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 [13] 陈望衡. 实践美学体系的三重矛盾[J]. 学术月刊,1999(8):50-55,92.
- [14] 陈望衡. 李泽厚实践美学述评[J]. 学术月刊,2001(3):11-17,46.
- [15] 孙宗胜,吉新宏. “人”的历程:论李泽厚美学[J]. 社会科学战线,2006,29(1):50-55.
- [16] 徐碧辉,王丽英. 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46(1):92-100.
- [17] 徐碧辉. 从人类主体性到个性主体性:论李泽厚实践美学的主体性观念[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3(4):9-15,90.
- [18] 詹艾斌. 李泽厚的主体性思想要论[J]. 社会科学家,2005,20(2):7-10.
- [19] 徐碧辉. 情本体:实践美学的个体性生存论维度[J]. 学术月刊,2007(2):113-119.
- [20] 程 薇. 试论李泽厚情感本体论的成因及意义[D].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6.
- [21] 薛富兴. 李泽厚前期实践美学的基本理路[J]. 东方丛刊,2002(4):27-39.
- [22] 薛富兴. 新康德主义: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要素分析[J]. 哲学动态,2002,25(6):34-37.
- [23] 薛富兴. 李泽厚实践美学的特征与地位[J]. 湖南社会科学,2003,16(6):47-50.
- [24] 薛富兴. 李泽厚实践美学的学术前景[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57-62.
- [25] 薛富兴. 李泽厚后期实践美学的基本理路[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0(1):37-43.
- [26] 丛英奇. “历史之迷”的探求与“结构方程”的预言:李泽厚同志美学思想述评[J].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3):14-22.

- [27] 陈 炎.再论“积淀说”与“突破说”:兼答朱立元、陈引驰先生[J].学术月刊,1995(1):80-88.
- [28] 杨春时.超越实践美学 建立超越美学[J].社会科学战线,1994,17(1):48-53.
- [29] 张玉能.实践美学的价值论维度[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7(3):26-32.
- [30] 朱立元.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实践美学突破之途初探[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33(4):41-47.
- [31] 张 法.中国现代美学:历程与模式[J].人文杂志,2004(4):1-4.
- [32] 李志宏.主观论美本质观再评价[J].江海学刊,1998(5):174-180.
- [33] 胡义成.李泽厚同志美论中的实践观略评[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2):41-45.
- [34] 朱立元.对“积淀说”之再认识[J].学术月刊,1993(11):26-29.
- [35] 曹俊峰.“积淀说”质疑[J].学术月刊,1994(7):101-107.
- [36] 魏之郴.“积淀说”:我的怀疑[J].社会科学,1995,18(5):71-75.
- [37] 陈 炎.“实践美学”与“实践本体”[J].学术月刊,1997(6):61-64.
- [38] 阎国忠.给实践美学提十个问题[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6(4):44-48.
- [39] 杨安崙,黄治正.“人化的自然”理论不能解决美的本质问题[J].江汉论坛,1982(8):55-58.
- [40] 应必诚.再论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美学问题[J].文艺研究,2004,26(1):35-42.
- [41] 李 立.问题与意义:近年来有关《巴黎手稿》美学论争述评[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8(5):666-669.
- [42] 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J].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 [43] 韩德民.李泽厚与20世纪后半期中国美学[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8(1):11-17.
- [44] 彭富春.中国当代思想的困境与出路:评李泽厚哲学与美学的最新探索[J].文艺研究,2001,23(2):19-29.
- [45] 宋传东.李泽厚美学批判[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21(1):55-59.
- [46] 施依秀.李泽厚学术思想初探[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4.
- [47] 张天曦.美学:人生之诗的哲学解读:李泽厚关于美学性质的观点述评[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7(1):56-61.
- [48] 张天曦,陈 芳.艺术:情感本体的物态化形式:李泽厚艺术思想述评[J].思想战线,2000,26(2):105-110.
- [49] 韩德民.李泽厚“主体性”美学思想中的美育问题[J].文艺研究,2005,27(11):40-49,161.
- [50] 石义斌.儒学传统的转化性创造:李泽厚新儒学思想述要[J].学术论坛,2000,23(4):5-8.
- [51] 夏中义,赵思运.思想家的凸显与淡出:略论李泽厚新时期学思历程[J].学术月刊,2004(10):5-14.

LI Ze-hou's aesthetic thought for fifty years

HAN Xiao-l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LI Ze-hou's aesthetic thought are often integrated into the philosophy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ical studies, hence his aesthetic thought appears to be quite heterogeneous. The paper analyzes his aesthetic thought for fifty years by the method of documental analysi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although LI Ze-hou's aesthetics thought becomes more diversified, its main line is still relatively clear and the main body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is still regarded as the backbone and soul. Through “nature transformed by the human” and “people's naturalizing”, “beauty being of a free form” and “sediment”, his own system for the practice of aesthetics can be established. LI Ze-hou regards Marxism as a support to his own, takes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as a home and considers Kant and Hegel as his nutrition to build his unique aesthetic theoretical form.

Key words: LI Ze-hou; aesthetic system; subject aesthetic; inter-subject aesthetic